



俯瞰解放路 贾鹏 摄

## 情系解放路

李栓林

若有人问我，你和太原的哪一条街感情最深，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他——解放路。

我出生于1955年1月10日，出生地在距解放路只有一街之遥的坡子街。记得四五岁的一天，妈妈领着我，拐过北仓巷，走到一条很宽的街上。妈妈说，这条街叫解放路，是咱们太原南北向的主干道。我瞪大眼睛，好奇地看着，解放路真叫个宽呀！人和车真叫个多！我不由地紧紧拉住妈妈的手。

沿着热热闹闹的解放路，我们很快来到了解放大楼。解放大楼当时是太原市最繁华的营业场所之一，被誉为太原的“天桥”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热闹的场面：大楼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，售货员们则忙着接待四方来客，真是热闹非凡。再看柜台里，吃穿用的琳琅满目，样样俱全，三个楼层我们逛了老半天。

在返回大楼一层的食品柜台时，我站在那里，眼里紧盯着那品种繁多、色泽鲜亮的吃食，一向勤俭节约的妈妈，给我买了一斤散装的动物饼干。回家的路上，我高兴得像小鹿般蹦蹦跳跳。回家后，妈妈把饼干分给我们兄妹。那栩栩如生的小羊、小猴、小猪、小鸡是那么可爱，而且甜脆爽口，是我记忆中最美妙的味道。

1969年，我上了太原十中，每天从西缉虎营走到位于解放路人民市场南面的校园。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大庆，学校组织我们每天进行排队步伐训练。国庆那天，阳光灿烂，我们身着蓝裤子、白衬衣，手舞小红旗，精神抖擞地走在解放路上，心中是那样地自豪。

那时，妈妈常让我去位于解放路北仓巷口的解放副食品大楼买食品。有一次买豆腐时，我把钱和号证掉在地上却浑然不知，是身后的一位叔叔提醒了我。

我还和同院的几个小伙伴相跟着，去位于解放路的解放电影院、建筑工人俱乐部、宽银幕电影院及后来修建的七一礼堂看过电影。

1971年，我参加了工作。单位在新建北路，我走旱西门相对近些，由于从小走惯了，我宁肯骑车多绕一下，还是常走解放路。上班要途经电影院、解放百货大楼、天主教堂、建筑工人俱乐部、解放路邮局、上北关桥、上北关医院……至今，沿途的风景还历历在目。

弹指之间，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我成了家，住在老军营。爱人的单位位于当时的北郊区。每天早晨，我早早出发，骑车带她经老军营到解放路大南门，那里设了她们厂交通车的一个停靠点。每天下班时，我又赶到站前，载爱人回家，风雨无阻。每个月，逢我俩开工资的日子，我们经过解放南路“青胜蓝”商场时，就买些糕点、饼干和其他小食品，这都是生活中的美味佳品。

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。一转眼，几十年过去了，解放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2020年国庆前夕，解放路经过了大规模改造，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。

与解放路相伴几十载，我在解放路通车后的第二天，就急不可耐地从大南门出发，步行向北。亨得利、太原面食店、鸿宾楼、新华书店、宽银幕电影院、外文书店、解放百货大楼、上北关桥……只见老店绽芳姿，古色古香面貌新。仿佛老友又相逢，看到他们倍感亲切。

一路走来看不够。解放路，在我心中，你胜过上海的南京路，胜过天津的和平路，胜过大连的西南路……解放路，你永远是我心中的第一路！

15

## 和妈妈一起过生日

梁建军

说来也巧，妈妈和我是同一天的生日，都是农历四月十三。我们家里没有过生日的习惯，所以往往记不住自己的生日。

和妈妈过生日，是父亲去世后的事情。父亲于2006年末去世，那年妈妈也近八旬。为排解妈妈的孤独和照顾她的生活起居，不久，我就接妈妈来家里居住。这样，妈妈能吃口现成饭，妻子还能经常帮她洗澡、换洗衣服，我下班回家就能看到妈妈，也不用惦记她了。时间一长，妈妈觉得白天我们都去上班，周围又没熟人，一整天待在家里很是寂寞。住了一段时间，妈妈一定要回老宅居住。她说，自己还能做饭，生活也能自理，回了老宅，每天楼下有一群老姐妹，一起聊聊天、晒晒太阳，一天过得挺热闹。我拗不过妈妈，只好把她送回老宅。隔段时间或过节时，再把妈妈接来，在我家小住一段时间。

妈妈在老宅住，每到星期天休息，我必去看望妈妈。回去时买些菜，给妈妈做午饭和晚饭，帮妈妈把家里打扫干净、洗洗衣服，再陪妈妈聊聊天，家长里短地拉呱拉呱，吃完晚饭再回家。平日里，我每天晚上也一定要给妈妈打个电话，听到妈妈慈祥的声音，感觉她精神很好，心里就踏实了。慢慢地，这成了一种习惯，接听我的电话也成了妈妈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妈妈耳朵背，每当晚上，她就守在电话旁，生怕听不到电话铃声。她接不到

我的电话，就不睡觉，一直等着，直到通过话为止。看着她日渐衰老的身体，我想给她请个保姆，可她总是说身体能行，不需要。

2007年的一个星期天，我又去看望妈妈。她说：“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。”我一下想到，那也是妈妈的生日啊。我说：“咱俩一天的生日，那咱下周末一起过生日吧。我来接你，到饭店吃。”到了星期天，我找了一个饭店，再叫上弟弟和儿子，点了几道菜，荤素搭配，要了长寿面，给妈妈庆祝生日。那天，妈妈很高兴。

从那以后，每年临近妈妈的生日，我就提前和妈妈约好一起过。妈妈八十寿辰那年，我和家里人商量好，请弟弟全家都来参加。我找了一个比较高档的饭店，开了一大桌，妻子还专门订制了一个大蛋糕，我们热热闹闹地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。那天，妈妈特别开心。

2013年，妈妈过了最后一个生日，10月份，她去世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也再没过过生日。妈妈为我们奉献了一生，我们为她做的却很少，就连给妈妈过生日，也是因为妈妈首先想到了我的生日，我才想起这档事，想起来很惭愧。

我退休后，有了时间陪侍妈妈，妈妈却离开了我们。正应了那句话：子欲养，而亲不待。转眼，妈妈已走了10年，妈妈，我们想您啊，多想我们能一起再过个生日。

## 一缕清风夏清凉

于春林



每到盛夏，天气炎热时，我就会想起奶奶来。

小时候，奶奶很疼爱我。每到夏日中午，我睡觉时，她就轻轻地给我摇着蒲扇，嘴里哼哼着不成调的曲子，为我驱走炎热，带来清凉。

有一年夏天，天气特别热。太阳像一个燃烧的大火球，树木的叶子打起了卷儿，人走在路上都烫脚，好多人都中暑了。持续的高温天气，让地里的庄稼都打蔫了，大人们忙于抗旱救灾，家里就剩下我和奶奶两个人。奶奶怕我乱跑：“小林子，千万不要出去，就待在家里，不然小命就没有了！”我瞪着眼睛，瞅着外面火辣辣的太阳，不服气地说：“奶奶骗人，那爸爸妈妈他们怎么还在地里干活啊？”

“傻孩子，他们是大人，不干活咱们秋后吃什么呀？没听说隔壁你王大爷都中暑去医院抢救了吗？”奶奶边说边脱掉我身上早已湿透了的小褂子，泡在洗衣盆子里：“来，洗个澡，然后你该睡午觉了！”

一听洗澡，我高兴起来，快速地脱掉短裤，连蹦带跳地坐在奶奶为我准备

的大水盆里扑腾开来。奶奶举起粗糙的手，对我的小屁股轻轻地拍了下去：“我大孙子快点长大，也和爸爸妈妈一样成为有用的人。”一番折腾后，我躺在炕上睡着了。奶奶收拾完，把一件薄外衣轻轻地盖在我的身上，然后拿起那把泛黄的大蒲扇摇起来。一个个火热的中午，我就是在奶奶蒲扇下清凉地度过的。奶奶的那把蒲扇很大，摇起来确实凉爽怡人，为我赶走了夏天的酷热。

不知道奶奶的蒲扇用了多少年，蒲扇的边缘早已经破损，起了毛茬，中间也裂出了一个大口子，爷爷每次外出回来总是说：“你那把蒲扇该换换了，都快烂了！”奶奶嗔怪地说：“我补补就好，这东西使着顺手了，有感情了。”

奶奶有一双巧手。她戴上老花镜，手指套上做针线活的顶针，用家里的花布头把蒲扇周边包了起来。我看着她穿针引线，一针一线地缝补着。经过她的一番修补，你还别说，那把陈旧的蒲扇突然就有了艺术感！

那一年奶奶走了，也带走了那把蒲扇。我长大了，在记忆中更加珍视那把蒲扇。在电风扇、空调出现前，蒲扇是乡村消暑最实惠的工具。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蒲扇是老百姓心中最体贴的伙伴，清凉了一个个夏天。

长大了我才知道，蒲扇原来是一片叶子，一片能给人带来清凉的蒲葵叶子。奶奶的蒲扇凝聚了岁月的精华，为我的人生送来一缕清凉的风。